

蔣介石與197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

王正華

摘要

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前後長達二十二年，可以說是國共鬥爭的延長。蔣介石長年以來秉持堅拒中共進入聯合國的立場，只要中共進，中華民國就退，兩者不可能並立於聯合國內。美國曾認為「兩個中國」是解決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議最好的方案，然而蔣介石抗拒「兩個中國」，固然是涉及立國的根本原則，不容屈就；中共也堅決反對「兩個中國」，沒有妥協的餘地。雖然美國於1971年提出「雙重代表權案」，蔣介石迫於現實，不得不默許，然而美國急於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導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

1971年聯合國中華民國代表權的保衛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蔣介石殫精竭慮，外交人員亦奮鬥到底，然大勢所趨，無力回天。本文除前言和結論外，分別就以下三點論述：一、退出聯合國的準備；二、雙重代表權的妥協；三、安全理事會席位與甘迺迪總統保證的破滅，試圖從〈蔣介石日記〉中探索蔣介石因應變局、退出聯合國的心路歷程。

關鍵詞：蔣介石、重要問題、雙重代表權、變相重要問題、複合雙重代表權。

Chiang Kai-shek and the 1971 Proposal of China's Representation in UN

Cheng-hua Wang^{*}

Abstract

The issue of China's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lasted 22 years—a long period of struggle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ommunists. Chiang Kai-shek continually refused to let the Communists enter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tated firmly that if the Communists were admitted into the UN, the KMT would withdraw from the Union. The USA once thought that “two Chinas” was the best solu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but Chiang refused to accept the proposal on the basis that it would lead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makes a 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munists also opposed to the idea and said that there was no space for negotiation. Thus, the USA's 1971 proposal of the “dual representation” finally forced Chiang to comply. Due to the urge to normalize its relation with the communist China, the USA supported Communist China to enter the UN and as a result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rced to withdraw from the UN.

In the 1971 fight to defend the Representation right, not only was Chiang's wit at its end, but also the diplomatic officials had done their best. There was nothing they could do to revive the situation.

In addition to preface and conclusions, this paper had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discusses the Republic of China's preparation to leave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econd discusses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hree parties on the issue of the du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final section explains how the seat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was lost and why John F. Kennedy broke his promise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struggle Chiang had within himself concerning the matter through a careful reading of his diary.

^{*} Senior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the Dual Representation Issue, Important Question, Dual Representation, Important Question Variation, Dual Representation Complex.

蔣介石與197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

王正華**

一、前言

中華民國1971年退出聯合國，外交上面臨空前衝擊。從196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案以重要問題的方式處理，就是聯合美國抗拒中共進入聯合國，政策的目標僅在於維持現狀，而非根本解決。事實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堅持己方是代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這個問題就是零和競賽，沒有根本解決的方案。當國際間大多數國家承認中共政權對大陸的控制，而中華民國也不可能反攻大陸，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易位，只是時間的問題。蔣介石如何因應197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變局，是探討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成敗的關鍵。

關於197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研究，已有相當成果。¹有謂中國代表權從「緩議」（Moratorium）、「重要問題」（Important Question）、「雙重代表權」（Dual Representation），到最後的「變相重要問題」（Important Question Variation）（即排除中華民國為重要問題，關於中共入會則不在案中），和「複合雙重代表」（Dual Representation Complex）（包括中共取得安全理事會席位），都

* 本文係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蔣介石與民國政治—蔣介石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第二年期論文，計畫編號：NSC 96-2411-H-292-002-MY2，初稿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第三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2010年5月）。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並感謝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蔡睿恂和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所嚴飛協助資料蒐集。

收稿日期：2010年6月14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年8月11日

** 國史館纂修

1 探討197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研究成果如下：涂成吉，〈一九七一年美國設計聯合國中國雙重代表權之研究〉（臺北：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6月），後以專書出版，易名《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1971年臺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始末》（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8年8月，BOD1版）；蔡秉修，〈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歷程之研究（1949-1971）〉（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7月）。

是被逼到最後才考慮改變，太遲以致失敗。²有批評蔣介石堅守「漢賊不兩立」，最後變成「賊立漢不立」，蔣介石要負最大的責任。蔣永敬根據《王世杰日記》，對當年重要幕僚單位，總統府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簡稱宣外組）處理聯合國席位問題，有精闢的分析，認為退出聯合國不是「漢賊不兩立」所造成的。³張紹鐸的研究，主要論點是蔣介石外交的處理，表面強硬，實際運作時還是面對現實因應，對雙重代表權案默認，然中華民國被聯合國排除是必然的結局。⁴至於蔣介石的外交手腕是否具彈性，學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認為1961年放棄否決外蒙，蔣是遷就現實而妥協，然從美國官員的印象，蔣介石是不夠彈性的。美國前國務卿魯斯克（David Dean Rusk）對蔣介石的看法，認為他常對自己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臺灣的角色和中國大陸的動態，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蔣是一個活在過去的人，不瞭解外在世界，有如幽靈（ghostly figure）。⁵

不論外界對蔣介石有何不同的看法，究竟蔣介石自己是如何看待197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他如何決策？本文除了運用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案》和《蔣經國總統檔案》過去未公開的「黨政軍文卷」外，並輔以《外交部檔案》。最重要的依據，是以典藏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蔣介石日記〉1970年10月至1971年12月部分。至於總統府宣外組檔案闕如，目前可看到《蔣經國總統檔案》和《外交部秘書處檔案》有限的案卷。最後關鍵決策的聯合國問題小組，看不到檔案。相關的記述，散見於《王世杰日記》。至於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典藏「蔣中正總裁批簽檔案」，1971年有相關的討論，至今仍未對外開放。

本文試圖從〈蔣介石日記〉，並輔以《王世杰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
- 2 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1950-1972）》（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年4月），頁220-221。
 - 3 蔣永敬，〈「從王世杰日記」看當年多方努力全盤皆輸奈何賊立漢不立〉，《聯合報》，2002年2月26日，版15。
 - 4 張紹鐸，〈美國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1970年11月至1971年10月）〉，《當代中國史研究》，第14卷第6期（2007年11月），頁74；〈20世紀70年代初臺灣當局對美「外交」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當代中國史研究》，第16卷第1期（2009年1月），頁100。張紹鐸，《國連中國代表權問題をめぐる国際関係，1961-1971》（東京都国際書院，2007年），頁265。
 - 5 林博文，〈魯斯克與海峽兩岸〉，《石破天驚的一年》（臺北：時報出版社，2009年5月），頁207-208。

究所典藏《王叔銘日記檔》，外交官錢復、沈錡的回憶錄，探索蔣介石決策退出聯合國的心路歷程，他如何思維？對中國代表權的基本看法？面對困境如何因應？決定退出聯合國的時機？針對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1961年對蔣介石的私下保證，必要時在安全理事會以否決權阻止中共入會，蔣介石在1971年的關鍵時刻，是如何要求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實踐美國政府的承諾？

二、退出聯合國的準備

自尼克森總統上任，急於自越戰的泥沼脫身，而中共和蘇聯的失和，標示共產集團的分裂，1969年7月25日尼克森在關島宣布新亞洲政策，提出「談判代替對抗」，展開與中共的和解。⁶ 蔣介石看到外交上的危機，認識到美國聯共制俄的政策下，勢必犧牲中華民國，外交上已有採取「獨立自主之精神」的打算。⁷ 1970年4月15日，蔣介石針對外交問題，在國家安全會議第24次會議上強調：不要奢望美國的支持，二十年前對蔣廷黻分析代表權問題時，告以「優先考慮的是我們自身，其次才是聯合國，可不退出就不退出，如果中共進去，我們就毅然退出」。在蔣介石的想法，「只要我們自己能加強光復大陸的準備，參加聯合國與否，並無重大關係。」⁸ 當1950年10月臺灣地位問題正式列入聯大議事日程，蔣介石認為是美國和英國聯手引誘中共加入聯合國，進行「毀蔣賣華」，令他深感「刺激痛憤」，謂：

與其保持聯合國會員名義而使臺灣被攻不能安，則寧放棄會員國之虛名，暫時退出國際社會。雖在國際上失去地位，而力求自立自主，確保臺灣主權，未始非計之得也。⁹

6 關於尼克森主義，詳見包宗和，《美國對華政策之轉折：尼克森時期之決策過程與背景》（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頁82-87。

7 〈蔣介石日記〉，1969年12月，「全年大事記」，box 75，folder 10，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8 「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黃少谷致外交部長魏道明轉總統對外交問題補充指示要旨」（1970年5月2日），〈總統手令及指示〉，《外交部秘書處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814/0010。

9 黃清龍，〈蔣介石日記秘聞系列16：聯合國席次保衛戰〉，《中國時報》，2008年8月16日，版A23。

這是中國代表權發生爭議開始，蔣介石就主張只要中共進入聯合國，就不惜退出國際組織，以臺灣基地自立自強。

美國是中華民國保有聯合國席位最重要的支持者，自尼克森上臺以後採取新的外交政策，蔣介石對美國的不信任感加深。副總統嚴家淦參加聯合國成立第25週年大會時，曾和尼克森晤談。蔣介石聽嚴家淦報告談話內容後，認為尼克森言行「虛偽欺詐，不誠無信」，對尼克森可謂「早已絕望」，聯合國問題「應作一中一臺之惡劣打算，不可不預為之計也」。¹⁰

1970年10月13日，加拿大與中共建交，建交公報首次提到「臺灣問題」，加拿大對「臺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示「注意到」（take note of）。¹¹11月6日，義大利繼之斷交，實為第25屆聯大投下震撼彈。美國曾想延緩或改變中共和加拿大的建交聲明，也勸蔣介石即使義大利承認中共，亦不要主動立即絕交，試圖製造「兩個中國」的模式。蔣介石以當年抗戰「最後關頭」的精神因應，直至義大利逼迫政府主動絕交。¹²中華民國最後被迫撤退，也從此例反應外交上彈性的試探。

蔣介石一直以精神或道德力量支持他的信念，10月20日自記：「但我心泰然，毫不憂慮，以深信本國基地穩固，國際變化不能動搖我在聯合國地位與決心。」¹³他觀察世局混亂，正義消沉，國際黑暗，希望盡絕之際，「信心毫不為所動搖」。¹⁴當眾人皆為中華民國代表權深憂，蔣介石基於對「公義與正理」的信心，不為所動，惟必須「力求自立」。¹⁵他認為「成敗在虛實而不在眾寡，存亡在是非而不在強弱」。¹⁶駐日大使彭孟緝來函表示對國際形勢的憂慮，蔣介石並不引以為慮，自記：「區區聯合國代表權之得失與我國之成敗無關也。」¹⁷反應蔣內在的自

10 〈蔣介石日記〉，1970年10月30日，box 76，folder 3。

11 加拿大與中共的建交談判，長達20個月，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外交風雲動》（臺北：天下遠見出版社，2005年2月），頁130、133。

12 〈蔣介石日記〉，1970年11月4日，box 76，folder 4。

13 〈蔣介石日記〉，1970年10月20日，box 76，folder 3。

14 〈蔣介石日記〉，1970年10月21日，box 76，folder 3。

15 〈蔣介石日記〉，1970年10月29日，box 76，folder 3。

16 〈蔣介石日記〉，1970年11月2日，box 76，folder 4。

17 〈蔣介石日記〉，1970年11月14日，box 76，folder 4。

我強化。

1970年加、義兩國和中共建交成定局時，蔣介石是認知到國際形勢的險峻，他判斷翌年代表權運用重要問題案的方式已不可能，則必須退出聯合國。¹⁸當聯合國大會第25屆常會阿爾巴尼亞等國提案（簡稱阿案）以兩票逆差，¹⁹幸有重要問題案保障在前。整個大局對中華民國代表權不利，11月24日蔣介石對外交部長魏道明指示，「漢賊不兩立之政策決難改變」，美國如欲保持中華民國席位，只有續提重要問題案。但他又要魏道明「此時不必預告其不惜退出聯合國之語，使彼認為威脅之誤解。」²⁰然在23日的日記中言此政策正是「使美誤認我有對其呵嚇之意也。」²¹即蔣以退出聯合國為對美國的策略運用，迫使美國讓步，最後達到目的。

蔣介石究意如何思考國際環境的改變和翌年的聯合國問題？針對聯合國會籍普遍化的呼聲，蔣介石的看法是：「聯合國之精神乃是正義與純潔性的，並不是邪正不分、善惡莫辨的。」他12月5日自記：

現時國際會議淪亡，懦夫當道，欺善怕惡，敵友不清，吾人在此，更應以精神力量及道德與人格抵之。對於聯合國代表權明年一關人人為憂，余則以道義與人格為準，得失成敗泰然置之。²²

12月11日蔣介石再思代表權問題的嚴重性：

對聯合國席次退出與否問題，不僅關前途成敗，乃係世界人類禍福問題，必須對利害是非慎重抉擇，但必須把握正義法理與本身實力如何之估計的原則，而不可放棄。決非投機取巧、苟安求全、徒取恥辱，其最

18 〈蔣介石日記〉，1970年11月3日，box 76，folder 4。

19 阿爾巴尼亞案，亦即我國所稱「排我納匪案」，係指阿爾巴尼亞等國提案「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全文重點為：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為中國出席聯合國之唯一合法代表。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有權利，並承認其政府代表為中國出席聯合國組織之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驅逐在聯合國及所有與聯合國有關組織內非法占據席位之蔣介石代表。《中華民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第二十五屆常會代表團報告書》（臺北：外交部國際組織司，1971年6月）。

20 「總統蔣中正致外交部長魏道明敬電」（1970年11月24日），〈籌筆/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見王正華編，《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中國代表權》（臺北：國史館，2001年12月），頁496。

21 〈蔣介石日記〉，1970年11月23日，box 76，folder 4。

22 〈蔣介石日記〉，1970年12月5日，box 76，folder 5。

後仍為滅亡而已。²³

當國際大環境不利時，蔣介石無力扭轉大局，只有憑靠道德力量支持。國家安全會議第27次會議於12月16日舉行，由外交部長魏道明報告聯大第25屆常會為維護代表權的奮鬥情形及今後擬採之因應方策。最後，蔣介石以半小時的講話，剖析利害得失，除指示外交部要深入研究有關聯合國大會及安理會的各種規定，注意「議會戰術」的技巧運用外，強調「立國之道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要盡最大的努力，維護在聯合國合法地位，也要作退出聯合國的最壞打算。²⁴不同於1949年的危局，經過二十年的努力，軍事上、政治上與經濟上不可同日而語，蔣對中華民國的立國條件是有信心的。

蔣介石會後記道：「聯合國席次並無憂慮之可言，但應最後榮譽退出之打算。」²⁵退出不可能榮譽，在萬般無奈之下，這是自我說服之詞。他決定與美、日商討代表權，原則是先提重要問題案。他心中自有定見：「我國已定有最後之打算，與決不放棄漢賊不兩立之原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精神。」²⁶

蔣介石對外表示代表權問題不值憂慮，是要給屬下信心，自己內心實有很大的焦慮，不斷地在自我心理建設，19日記有：

近日常有不悲憂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弱也，並為聯合國代表權做最後之打算，立國原則與民族精神決不可放棄，國際只有權力而無法律，更無道義可言。只有依照原則，圖強自立耳。²⁷

22日至28日，蔣介石再三考慮聯合國代表權的去留，決定「以不放棄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為解決之原則」，²⁸24日具體成形的決策要點，保留安全理事會席次為原則，拒絕「兩個中國」的安排。²⁹以安全理事會席次讓予中共而僅保留聯合國

23 〈蔣介石日記〉，1970年12月11日，box 76，folder 5。

24 「總統蔣中正主持國家安全會議對維護我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訓示內容參考稿」，〈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06國家安全與秩序/06國家安全會議開會日期及議程案（2）〉，《蔣經國總統檔案》。

25 〈蔣介石日記〉，1970年12月16日，box 76，folder 5。

26 〈蔣介石日記〉，1970年12月18日，box 76，folder 5。

27 〈蔣介石日記〉，1970年12月19日，box 76，folder 5。

28 〈蔣介石日記〉，1970年12月23日，box 76，folder 5。

29 〈蔣介石日記〉，1970年12月24日，box 76，folder 5。

席位，從開始就被蔣否決。蔣介石擬定對美國提出的條件，必須保證安全理事會席次為最低條件，否則退出聯合國。³⁰ 蔣念茲在茲的是美國對安理會席次的保證，二度記上「勿忘」。³¹

12月31日，蔣介石在國防部兵棋室主持外交會談，³²是否退出聯合國這一重大決定，必將影響中華民國未來的國家地位，蔣介石引抗戰的經驗表示：今日所需作之決定與對日抗戰相同，回憶當時大家對於抗日心存畏懼，但一旦決定抗戰後，全國軍民一致忍耐危險痛苦，因而獲致最後勝利。當前政府所面臨的問題，其性質亦同，為國家命運之所繫，不能輕言放棄聯合國席位，而應審慎考慮，再為決定。蔣介石不反對就重要問題案及阿爾巴尼亞案外，再對第三案予以研究，但必須注意確保安理會席位。如安理會席位不能保全，則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中華民國地位即遭一筆勾銷，亦即自取滅亡，屆時別無其他選擇，必須退出。³³

蔣介石根據數日以來對代表權的思考，提出心得要點如下：一、過去甘迺迪總統曾有書面保證，倘有必要而有效時，將在安理會使用否決權，以保障中華民國合法地位，美國應履行其過去諾言；此外，美國在大會中應再度提出重要問題案，此為保障政府合法地位的最有效方式。二、美國如欲提出「兩個中國」方案，以保重要問題案通過，政府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不予反對，但美方必須保證中華民國在安理會席位不受任何影響。三、應有必要時退出聯合國的決心。四、接受「兩個中國」方案，由中共替代中華民國在安理會席位，此為絕對不能採取之途徑。外交方面的運用，必須以全力維護安理會席位為前提，作策略上的運用。五、退出聯合國是時間遲早問題，本屆聯大已決議於1972年討論修改憲章問題，屆時對中華民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必將發生不利影響。六、目前國際間罔顧道義，不重法律，

30 〈蔣介石日記〉，1970年12月27日、28日，box 76，folder 5。

31 〈蔣介石日記〉，1970年12月28日、31日，box 76，folder 5。

32 參加會談者有副總統嚴家淦、總統府秘書長張羣、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黃少谷、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總統府副秘書長鄭彥棻、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張寶樹、外交部部長魏道明、行政院秘書長蔣彥士、外交部次長楊西崑、次長沈劍虹、次長蔡維屏、常駐聯合國代表劉鎔、大使許紹昌、大使陳質平、大使鄭寶南、大使薛毓麒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陳裕清。

33 「蔣中正總統主持外交會談紀錄」（1970年12月31日），〈外交會談密卷（代表權案）〉，《外交部秘書處檔案》，檔號：818.3/0005。

但我們必須保持民族正氣，國家榮譽，寧為玉碎，勿為瓦全。七、至於退出聯合國的後果，臺澎金馬基地穩定安寧，即使退出聯合國亦必可保全。中共內部則奪權混亂，朝不保夕。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聯合國安危亦將受其影響，世界各地亦將不斷發生問題，故最後的王牌為毅然決然退出聯合國。³⁴

蔣介石對退出聯合國後果的分析，1970年中共內部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毛澤東和林彪的決裂，外界並不得其詳，在當時的情況下，他是期待大陸發生變化。在蔣介石的分析判斷，認為中共一旦進入聯合國後，會天下大亂，實出於個人臆測。至於最後必要時退出聯合國，是蔣退守臺灣後就有的定見。

蔣介石最後在「全年反省錄」指出，美國尼克森總統在關島發表的新亞洲政策，其害更甚於1949年的「對華政策白皮書」，當眾人多為聯合國席次不保而憂，但他不以為慮，相信憲章與公理所在，中華民國的席次足有保障。³⁵又檢討1970年國際大勢及中華民國扮演的角色，他直言尼克森對華政策，以犧牲中華民國而討好中共，面對如此的困難，他抱持一片希望，「保持信心，放大眼光」，「惟無論其近程或遠程，只要我們在此反共基地上屹立不搖、日新又新，必為太平洋上之中流砥柱，則皆有我方運用之機緣。」³⁶

駐聯合國大使劉鍇回國述職後返美，他告訴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王叔銘，蔣介石對聯合國代表權問題無新的明確指示，仍是立國之道操之在我，寧為玉碎不求瓦全，仍照過去以重要問題阻中共入會。³⁷蔣介石11月到12月間無論是會議指示或日記所記載者，堅守一貫的主張，並無突破性的見解，但為維護安理會席位為前提下，可進行策略上的運用。

參加12月31日外交會談的駐墨西哥大使陳質平，帶給駐澳洲大使沈鎬的訊息是：今年應付中國代表權的方案，政府可能請美、日等友邦提出設立研究委員會案，時機上已嫌稍晚，但可表示在政策上已有重大修正，主張退出聯合國的「死硬

34 「蔣中正總統主持外交會談紀錄」（1970年12月31日），〈外交會談密卷（代表權案）〉，《外交部秘書處檔案》，檔號：818.3/0005。

35 「全年反省錄」，〈蔣介石日記〉，1970年12月，box 76，folder 5。

36 「我國與國際關係59年之總論」，〈蔣介石日記〉，1970年12月「雜錄」，box 76，folder 5。

37 〈王叔銘日記〉，1971年1月17日，《民間資料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63-01-01-040。

派」，似已無法堅持。³⁸反應高層內部對是否退出聯合國有不同的主張，職業外交家應都傾向力保聯合國席位。

三、雙重代表權的妥協

1971年是中華民國第二個辛亥年，蔣介石期待國運是「物極必反，否極泰來」的一年，他也瞭解到前途是艱險的，「今年一年之中不知有多少試煉、危險與恥辱等在我的前頭，要待我戰鬥忍耐去淌雪。」³⁹雖然代表權將是一場明知不可為的一仗，他一再告訴自己要處之泰然，但內心的憤懣實所難免，1月23日記有：

兩年來，腦中始終不能忘懷，至今更為痛憤者，惟有所謂尼克〔生〕主義也。美國此一政策較之杜魯門以來媚匪賣華之陰謀的兇險毒辣所未曾有者，但其政客狡猾之手段，對我假仁假義之作爲，而又不能不予以應付，殊爲痛苦。⁴⁰

劉鎔1月12日和美國聯合國代理常任代表菲立蒲（Christopher H. Philips）大使研商代表權事，他說明政府認為繼續使用重要問題案，為維護權益最有效的途徑。菲立蒲提出，如有使中華民國繼續留在聯合國而同時邀請中共入會的建議，可能獲得大多數國家支持而通過，將有助於中華民國地位的確保。劉鎔告以：第三案因政府與中共均反對，在策略上亦務須使其不獲通過，因此仍須以維持重要問題案為前提，⁴¹這是美方明確表達支持中共入會的立場。

蔣介石2月15日電告劉鎔，如美國提第三案，必須以安理會席次為交涉重點，依照憲章不得變更中華民國席位，為最主要條件。⁴²蔣介石並非不知國際已有多數國家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美國對中華民國關係可能生變，美國將會和中共建交而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更堅定他「自立自主」的決心。⁴³

38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6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年12月），頁431。

39 〈蔣介石日記〉，1971年1月1日、3日，box 76，folder 7。

40 〈蔣介石日記〉，1971年1月23日，box 76，folder 7。

41 「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劉鎔致外交部電」（紐約，1971年1月12日），〈中日美會商我代表權問題（第1冊）〉，《外交部國組司檔案》，檔號：640/90072。

42 〈蔣介石日記〉，1971年2月15日，box 76，folder 8。

43 〈蔣介石日記〉，1971年2月16日，box 76，folder 8。

然堅決反對任何涉及「兩個中國」的建議，即使想幫助中華民國的國家，也感猶豫，劉鎔曾向外交部報告國外人士的看法，暗示外交部如果政府能默許，並聲明在任何情形下絕不自行退出聯合國，則尚有可圖，否則恐時不我與。⁴⁴劉鎔亦對王叔銘透露，在國務院商議代表權問題，毫無進展，因美方認為政府堅持原則不變，故不願再研擬方案。劉鎔曾向外交部建議政府暗中同意會員普遍化原則，外交部認為會造成有讓步的示意，未予接納。⁴⁵

針對美國同意中共進入聯合國而對常任理事國席位避而不提，蔣介石感到「可痛」，認為爾後交涉常任理事國這個問題，必要由美國先提出為重要問題，而且不能違反憲章為優先解決方案，而後其他再談。⁴⁶他也了然「聯合國代表權重要問題之解決全在美國的決策如何，吾人唯有聽其自然。」在這場戰爭中，他已失主動地位，也難怪內心有「心意蕭然」之感。⁴⁷

尼克森總統2月提出外交諮文，第一次正式稱中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蔣介石認為是對中共出賣中華民國，討好國內姑息分子，是政客的作為，尤對由出自共和黨的尼克森之口，「殊所不料」，⁴⁸更添對尼克森的反感。

美國3月研議中國代表權的新方案為「雙重代表權案」，派國務院主管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布朗（Winthrop G. Brown）來臺北相商，徵詢中華民國政府接受的程度，由外交部次長楊西崑接洽。布朗說明此案無意造成「兩個中國」，楊西崑除聲明政府一貫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外，如果僅作為策略的運用，目的使重要問題案能通過，並擊敗阿爾巴尼亞案，則願考慮新方案和美國相商；⁴⁹透露政府留有商量餘地。此案隨即上呈到蔣介石，3月18日他自記：「雙重代表權案，美、日似皆以為本年聯合國代表權為第一方案，應注意。」⁵⁰他告訴自己：

44 「劉鎔致外交部第418號電」（1971年2月19日），〈忠勤檔案/73中美關係(19)〉，《蔣經國總統檔案》，國史館藏。見王正華編，《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中國代表權》，頁496-497。

45 〈王叔銘日記〉，1971年4月18日，《民間資料檔案》，檔號：063-01-01-040。

46 〈蔣介石日記〉，1971年2月22日，box 76，folder 8。

47 〈蔣介石日記〉，1971年2月24日，box 76，folder 8。

48 〈蔣介石日記〉，1971年2月28日。「上月反省錄」，box 76，folder 8。

49 蔡秉修，〈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歷程之研究（1949-1971）〉，頁111-113。

50 〈蔣介石日記〉，1971年3月18日，box 76，folder 9。

「堅持就是勝利，奮鬥就是成功。但堅持到底並存等待之意，奮鬥乃是持志養氣，始終不懈之意。」⁵¹

美國初提「雙重代表案」，不涉及大陸與臺灣誰屬問題，安全理事會代表與中華民國代表權應作為重要問題，而以中共加入聯合國；如多數國家決將安理會席位予中共，美國聽其自然。蔣介石認為「此乃最劣之態度，無異出賣我國也。」蔣思考的因應對策：甲、反對中共加入聯合國；乙、萬不得已時將阿爾巴尼亞案分為前後二段：「排我」一段作為重要問題，「納匪」一段作為普通問題，保有安理會代表，此為最後腹案。如果中共取代中華民國安理會席次，等於取消了聯合國普通席次的實質，則應分為二段處理：一、當大會決議時，立即聲明中華民國為聯合國創始國之一，乃為永久會員國，任何大會決議如損害其在聯合國的權益，即為違憲，決不接受，自作無效。二、如中共代表進入聯合國，則即聲明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存在，中共不能替代中華民國，決定退席，但必須保留席次，決不退出聯合國，以保衛憲章精神，並與中共在會內會外奮鬥到底。⁵²蔣介石曾考慮以退席方式，保留席次。

3月以來，因釣魚臺問題，激起輿論反日甚烈，甚至挑起反美和反政府的示威活動，而聯合國代表權正需要美國和日本的支援，增加政府應付的困難。4月上旬，蔣介石反復思考聯合國進退問題，認為最好的狀況是美國提重要問題案，安全理事會席次保存為原則，使中共入會案通過後仍不能出席聯合國。又思及聯合國明年修訂憲章後，中共終將進入安理會，不如今年「自動退出，以保全反攻大陸之權」。⁵³又研究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是否應力爭，蔣介石認為「以退出聯合國席次而保我憲章權利為上上策」，若聯合國失去正義，與其在聯合國受辱，「以此時寧為玉碎之時也」。⁵⁴進而考慮對聯合國進退榮辱與最後結果問題，蔣介石認為如共黨與國際問題在二、三年內無變化，則最後必為中共排出，不如早作「自動光榮退出」，但方式上應聲明中華民國為創造與永久會員國，任何被排除的決議為非法，

51 〈蔣介石日記〉，1971年3月24日，box 76，folder 9。

52 〈蔣介石日記〉，1971年3月，「上月反省錄」，實記於4月6日，box 76，folder 9。

53 〈蔣介石日記〉，1971年4月1日，box 76，folder 10。

54 〈蔣介石日記〉，1971年4月4日，box 76，folder 10。

應在會內與會外永久奮鬥到底。⁵⁵蔣介石對聯合國代表權思考一周下來，大方針已定，即以保持安理會席次為原則，否則應作退出準備，自信不失為中策，「以基本問題全在於己之決心也」。⁵⁶

外交部長魏道明於第25屆聯大結束後堅辭，繼任人選一直虛懸，直到3月底決定由駐美大使周書楷任外交部長，駐美大使則由沈劍虹繼任。在沈錡看來，固然國際情勢緊急，駐美使節需要一個近年與美國政界多有往還的人，在對美外交方面，蔣介石尤其尊重夫人宋美齡的意見，而沈劍虹則是歷來官邸英文秘書中，較受宋美齡青睞者，宋美齡對外交的影響力，仍不容忽視。⁵⁷

蔣介石苦思聯大代表權問題，4月3日赴日月潭，徜徉山水間籌謀對策。北美司長錢復奉召前往，於7日晉見蔣介石。蔣對代表權問題明白指示，勿需過度介意，萬一中共被接受加入聯合國，則宜停止出席，並聲明中共為聯合國宣布的侵略者，依「聯合國憲章」，中華民國的地位不容更動。⁵⁸蔣介石內心實有極大的焦慮，4月上旬以來，伊朗公主訪問大陸，亦牽動土耳其與中共的關係，奧國則已經和中共進行建交談判，國際形勢對於中華民國如雪上加霜，更為不利。愈處此艱困的環境中，更堅定蔣介石「力求孤立奮鬥」的決心。⁵⁹他告訴孔令侃：「對美絕望，切勿求人」。⁶⁰

周書楷返國接事，4月14日晉見蔣介石，談其在美向尼克森辭行之語辭與情形，並謂尼克森將派其私人代表來臺與蔣商談聯合國代表權問題，蔣認為「表示人情而已」，談話後「心神疲倦不堪」。⁶¹

4月23日，蔣介石與尼克森特使墨菲（Robert D. Murphy）會商前，上午先召集最高幹部嚴家淦、蔣經國等7人，⁶²商討如何肆應有二小時之久。下午，蔣介石接見

55 〈蔣介石日記〉，1971年4月5日，box 76，folder 10。

56 〈蔣介石日記〉，1971年4月8日、18日，box 76，folder 10。

57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6冊，頁463。

58 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外交風雲動》，頁146-147。

59 〈蔣介石日記〉，1971年4月17日，「上星期反省錄」，box 76，folder 10。

60 〈蔣介石日記〉，1971年4月17日，box 76，folder 10。

61 〈蔣介石日記〉，1971年4月14日，box 76，folder 10。

62 據為蔣介石翻譯的錢復回憶，遇有重大涉外問題，常是蔣總統邀集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總統府秘書長張羣、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黃少谷和外交部長會商。錢復，

墨菲，外交部長周書楷和尚未上任的駐美大使沈劍虹在座，蔣詢新方案的內容，墨菲提出以「雙重代表」方式替代重要問題案，依會籍普遍化原則，建議雙重代表方式代表中國，而不明確規定爭端雙方之何方為中國唯一代表。關於安理會的席位，墨菲答以新案將完全避免觸及此點，中華民國得以維持其在安理會席位。最後，蔣介石綜合說明他的觀點：以中華民國立場言，仍希望今年能用重要問題案。如美國認為有困難，將不阻止美國建議一項新方案，但此一方案應不致對政府造成嚴重損害，也希望美國不要參與連署。新方案必須竭盡一切方法保障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席位，以維護其基本立場及憲章的完整。倘任何其他國家企圖修正新決議案使其涉及中華民國在安理會席位，美國必須全力阻止此一企圖。墨菲向蔣介石保證，美國將堅持其所提議案的全文被接受，不得作任何修正。蔣介石再度強調，中華民國在大會及安理會席位不容分割。倘在安理會席位失去，唯有依古諺所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而別無他途。最後，他請墨菲轉告尼克森，不要再對中共讓步，否則中共終將進入聯合國和安理會。有一天中華民國被迫離開聯合國，世界將會知道，迫使中華民國退出的不是中共而是美國。⁶³

蔣墨會談的中文紀錄，是周書楷記的，經墨菲審閱，蔣介石、周書楷和沈劍虹都認為墨菲代表尼克森保證中華民國安理會席位，但墨菲對安理會席位的承諾超越了他的權限，而且墨菲並沒有傳達修改後的重要問題案（僅限於排除臺北）。據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向尼克森報告的解讀，蔣仍希望以重要問題案保持現狀，但不會堅持這點。季辛吉的原意，是希望暫時避免對安理會席位問題明確表態，直到形勢上讓蔣介石認識到，保留安理會席位將損害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⁶⁴然墨菲誤導臺灣當局有關美國對安理會席位的承諾，種下以後的爭議。

蔣介石和墨菲談話後，蔣準備考慮雙重代表權的策略，目的是要保住安理會席位，否則只有退出聯合國。蔣在會談後日記中記載：「尼氏派員來談話，其用意誠

《錢復回憶錄·卷一—外交風雲動》，頁125。

63 「總統蔣中正接見美國總統私人代表墨菲大使談話紀錄」（1971年4月23日），〈黨政軍文卷/05 國際情勢與外交/128外交—蔣中正接見美方外交大使談話紀錄〉，《蔣經國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64 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檔集（1949-1972）》，第三卷，下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12月），1080-1081。

偽如何不可預測，但余應說之話表示誠意，對之聊盡心意而已。」⁶⁵蔣介石感受美國政府「污辱與欺詐強迫，愈來愈劣，殊難忍辱」，「但我依自處之道，以孤軍奮鬥之決心，泰然處之」。⁶⁶

然國際局勢愈趨不利，近7個月內有8國承認中共，超過以往7年的總和，5月間伊朗、土耳其外交亦告急，美國希望能遏止這種頹勢，否則第26屆聯大投票，代表權一仗必將失敗。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W. P. McConaughy）代表國務院傳達訓令，希望中華民國能採取較具彈性政策，縱使伊、土與中共建交，仍維持外交關係，不要主動與之斷交，美國願在背後支持，以此方案作一雙重代表的先例，事關對聯合國代表權問題的策略運用。周書楷說明困難所在，不是政府要感情用事，從1964年法國與中共建交時，近為加拿大、義大利、智利與中共建交，政府均是留守至最後一分鐘始行撤離；近則科威特、喀麥隆的情形亦復如此。此等國家所採取的行動，均使中華民國容忍至最大極限，事實上無法繼續停留。次長楊西崑更直言情勢演變至此，直接是受美國改變對中共立場影響，外交人員無法於駐在國內繼續居留，最後被迫撤離。⁶⁷

周書楷將美方意見向行政院長嚴家淦和蔣介石外交顧問報告，咸認為在任何聲明及公報中將中共政權視為「中國唯一之合法政府」，實等於將中華民國的地位根本拔除，斷交之舉「絕非固執或情感用事，仍係基於現實之考慮」，即政府尊嚴必須維持。故當他國與中共談判建交時，周書楷曾報請總統核准的基本立場聲明：

一、建交公報如承認「匪偽政權」乃中國唯一合法之政府，則中華民國絕無任何選擇餘地。

二、絕無法容忍變更吾人自身地位之作法或安排，即不能視吾人為一新政治體（political entity），例如不視之為中華民國政府，而以之為「臺灣政府」。

三、絕不容許在任何情況下臺灣主權問題涉及於建交公報內——無論以

65 〈蔣介石日記〉，1971年4月23日，box 76，folder 10。

66 〈蔣介石日記〉，1971年4月30日，box 76，folder 10。

67 「外交部長周書楷接見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談話紀錄」（1971年5月10日）〈外交會談密卷（代表權案）〉，《外交部秘書處檔案》，檔號：818.3/0005。

「鑒及」或「承認」方式。⁶⁸

美國希望中華民國能持較有彈性的作法，但上項原則在維護「尊嚴」的前提下，很難突破既定的框架而有所作為。蔣介石為保住與伊朗的外交關係，曾試圖向伊朗商議買原油200萬噸，但為伊朗所拒。⁶⁹當周書楷將土耳其與中共建交談判向蔣介石報告時，蔣內心想的是：「現時外交形勢不利，國際絕無道義可言，吾人惟有力圖自保並不採取主動，以觀其變。」⁷⁰他復認為：

我們不怕孤立而怕不能獨立自強，革命總是孤軍奮鬥出來，並不能依賴外人援助成事的。依賴只有被人奴視與出賣，最後受到恥辱失敗而已，此乃我國民革命七十年來歷史之明證也。⁷¹

蔣介石告訴自己：「錯綜複雜形勢逆轉的時代，只有鎮靜堅定，待時乘機，以觀其變，為唯一方法。」⁷²又記：「當此世局混亂、公理掃地、是非不明之際，吾人惟有靜觀待機，力圖自保，以定制動，必能獲得最後勝利。」思及代表權，「對聯合國進退問題應慎重處理，不自暴自棄，如至不得已時，決自動退出。」⁷³蔣言道：「中流砥柱與孤軍奮鬥之古訓乃是光榮之孤立，此我所以不怕孤立而只怕瓦全之恥辱求存也。」⁷⁴

從日記反應蔣的心態上力求自保，靜觀待變，寧孤立而不願屈辱求存。蔣經國5月18日來和蔣介石談對美外交情勢，蔣介石認為：

弱國外交不能不有內方外圓之作爲，心中應有堅定決策，而外形則未到實行時間，應隨環境而予相機應變也。以平時過於堅強，適爲強者藉口指爲固執不化，予以無可如何愛莫能助之罪愆也。爲對聯合國方針，最後必須名正言順，惟有光榮退出之一途耳。⁷⁵

68 「外交部長周書楷接見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談話紀錄」（1971年5月11日），〈外交會談密卷（代表權案）〉，《外交部秘書處檔案》，檔號：818.3/0005。

69 〈蔣介石日記〉，1971年5月5日、6月9日，box 76，folder 11、12。

70 〈蔣介石日記〉，1971年5月10日，box 76，folder 11。

71 〈蔣介石日記〉，1971年5月13日，box 76，folder 11。

72 〈蔣介石日記〉，1971年5月14日，box 76，folder 11。

73 〈蔣介石日記〉，1971年5月16日，box 76，folder 11。

74 〈蔣介石日記〉，1971年5月17日，box 76，folder 11。

75 〈蔣介石日記〉，1971年5月18日，box 76，folder 11。

他有意以彈性作法力保代表權，針對美國態度不宜過於強硬，但必須堅守底線。

蔣介石幾乎每日都在思考代表權問題，傳來的消息都是悲觀的，「近日每天外交電報各十餘通，皆漆黑一團，莫非各國與匪共談判建交，使我不能不與之絕交之消息。」⁷⁶面對此困境，更堅定他的決心：「我不能不決定退出聯合國，只要我能獨立固守據點，則不必顧慮其後果，只要留得青山在，何患冬盡春不來。以對此再予忍受，實無益而反失人格也。」⁷⁷「國際混亂非法至此，實再無留戀之必要，應乘機退出以保我國格也。」⁷⁸國有國格，人有人格，蔣介石對個人榮辱和國家前途的考慮，道德訴求與現實利害在他的內心交戰。

聯合國席位的去留，蔣介石曾為「不出席」與「退出」間權衡利害，「退出」表示「正義不屈」，「不出席」以示「邪正不能兩立，而保持正義，但仍遵守聯合國憲章，以保留我一切應有之權利」，但「不退出而僅不出席，殊難兩全，則決退出以保我國格與正義」，最後決定「只要能保存基地，就可待時乘勢，不需要聯合國之席次。」⁷⁹

5月27日，蔣介石被診斷出心臟擴大，醫生囑咐要休息三個星期，不能勞動與思慮。⁸⁰對年事已高的蔣介石，不得不考慮身後事，他在31日的日記上表示：「為身後計，對聯合國似應不完全退出而以不出席方式較為得計也。」如果身體康泰，能待至大陸光復以後，「則完全退出自可表示正義不屈也」。充分顯示蔣介石個人的意志力，對光復大陸的強烈企圖。蔣介石內心的煎熬，為時局的憂慮，終在6月19日病倒，至7月底才漸恢復。⁸¹

代表權問題關鍵在於安全理事會席次，得不到蔣介石的點頭前，美國按兵不動。總統府宣外組7月9日開會，由王雲五主持，周書楷報告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都認為安理會席位不可動搖。周書楷隨後出席亞太理事會第六屆部長會議，7月13日和16日兩次密訪日前外相愛知揆一，請日方對代表權事盡力相助。

76 〈蔣介石日記〉，1971年5月20日，box 76，folder 11。

77 〈蔣介石日記〉，1971年5月20日，box 76，folder 11。

78 〈蔣介石日記〉，1971年5月25日，box 76，folder 11。

79 〈蔣介石日記〉，1971年5月30日，box 76，folder 11。

80 〈蔣介石日記〉，1971年5月27日，box 76，folder 11。

81 〈蔣介石日記〉，1971年6月18日、19日，7月29日，box 76，folder 12、13。

周書楷強調由於國家的基本立場，在任何情況下，均不能考慮放棄安理會席位，故將來任何新方案，均不容損及中華民國在安理會席位，這是最後底線所在。因一旦失去安理會席位，屆時中華民國留在聯合國失去意義。愛知特別問道：接受「複合的雙重代表權案」是否已獲蔣介石及高層的諒解？周書楷回復：為求有效擊敗阿爾巴尼亞等國提案，在不影響安理會席位的原則下，可考慮雙重代表權案或複合雙重代表案。周書楷重申此點是朝野一致的立場，7月1日總統府秘書長張羣與佐藤首相在漢城會談時如此，行前晉謁蔣介石時，彼亦如此指示。⁸²7月16日，周書楷和愛知揆一二度會談，雙方決定先就變相重要問題案進行，愛知表達日方對安理會席位的態度與中華民國極端堅決的立場有所不同。最後愛知懇切勸告：「日方認為，中華民國在任何情形下，絕不能退出聯合國，為了貴國本身利益，也為了有關各方之利益，深盼忍辱負重，撐持到底。」周書楷回應道：「任何個人或國家，非至萬不得已時，決無輕採自殺行為者。」⁸³

7月間外交次長楊西崑赴非洲訪問，途經澳洲時，曾與駐澳洲大使沈錡對談，透露對時局的悲觀。在楊西崑的觀察，蔣介石和宋美齡對聯大的態度不同，蔣主張務實，宋美齡則受孔令侃的影響，主張強硬。去年聯大結束後，楊表示曾向蔣介石、嚴家淦、張羣和黃少谷及蔣經國等報告，主張務實，嚴、張及黃都同意他的看法。⁸⁴

美國遲遲不決定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方案，7月投下震撼彈，季辛吉密訪北京，尼克森總統15日宣布將訪問大陸，嚴重衝擊中國代表權的選情。國務卿羅吉斯（William P. Rogers）7月19日約見沈劍虹大使，表明如果中華民國堅持保全安理會席位，本屆聯大必將失敗；如願放棄該席位，美國或可助一臂之力，⁸⁵美方正式要

82 「外交部長周書楷在馬尼拉與日本前外相愛知揆一第一次會談記錄」（1971年7月13日），〈周部長就聯大中國代表權問題與美、日政要使節談話〉，《外交部國組司檔案》，檔號：640/90054。周書楷謂行前晉謁蔣總統時，得此指示。可惜日記6月23日至7月14日均缺，時蔣介石重病，無法印證。

83 「外交部長周書楷在馬尼拉與日本前外相愛知揆一第二次會談記錄」（1971年7月16日），〈周部長就聯大中國代表權問題與美、日政要使節談話〉，《外交部國組司檔案》，檔號：640/90054。

84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6冊，頁495。

85 「駐美大使沈劍虹報告美匪關係發展所作因應措施影本」，〈忠勤檔案/匪偽外交〉，《蔣經國

求政府默認放棄安理會席位。

實則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代表權的命運，已在北京季辛吉和中共國務總理周恩來的會談中決定。季辛吉7月10日對周恩來解釋美國對中國代表權案的處理，坦白的說：

你們將會得到分配給中國的安理會席位，而當你們得到驅除臺灣的三分之二票數時，你們將會是聯合國的唯一中國代表。實際上，你們現在就會取得中國的席位。⁸⁶

周恩來雖然對季辛吉來訪提出四點要求：一、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承認臺灣屬於中國；三、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四、不支持臺獨運動。然周恩來為促成尼克森的訪問，當季辛吉問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是否為尼克森訪問的先決條件時，周恩來表示「這不是絕對的」，⁸⁷充分顯出周恩來為達目的而靈活的外交手腕。王世杰謂：尼克森與中共對中國問題如有商談，其成功或失敗，「或將操之我總統蔣的態度」。⁸⁸在國際變局中，蔣介石如何因應美國和中共的和解，對於周恩來的出招，的確決定於蔣介石如何接招。

蔣介石7月20日前後病體漸癒，他在日記中記述：「此乃尼克〔生〕宣布訪問匪區消息之後心神漸振，由痛憤而至奮發所致也。」⁸⁹尼克森曾專函致蔣介石，對未事前告知將訪問大陸表示抱歉，保證維持協防臺灣的協議，蔣決定「置之不理」。⁹⁰受到尼克森訪問大陸以及美將不支持中華民國保留安理會席位兩項衝擊，蔣介石大病初癒，21日又聞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廢止授權總統援助臺灣案，雖說不影響協防條約，實際的負作用亦不可小覷，即指示嚴家淦等高層因應變局。

總統檔案》，國史館典藏。見王正華編，《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中國代表權》，頁512-514。

86 「基辛吉與周恩來會談記錄」（1971年7月10日），張曙光、周建明編譯，《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森外交文獻選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49。

87 「基辛吉與周恩來會談記錄」（1971年7月10日），張曙光、周建明編譯，《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森外交文獻選編》，頁246-247。

88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8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3月），頁296。

89 〈蔣介石日記〉，1971年7月29日，box 76，folder 13。

90 〈蔣介石日記〉，1971年7月16日，8月27日補記，box 76，folder 13。

22日總統府宣外組聯合國專案小組會商，將政府立場由沈劍虹覆羅吉斯，堅持蔣介石與墨菲會談的內容，反對將安理會席位讓予中共。⁹¹

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7月23日約見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研商代表權案的最新發展，實代表蔣介石和美方直接溝通雙方的看法。美國希望徵得中華民國默認放棄安理會席位，尼克森總統宣布對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政策，有待中華民國政府態度的決定。馬康衛表達個人看法，勸政府不要退出聯合國，保有席位，否則正給予中共進入的機會；再者，近年來安全理事會的重要性已不若以往重要，憲章中雖有規定其地位，但多數國家並不重視，反而是聯合國會籍是獨立自主國家的象徵。蔣經國重申蔣介石和墨菲談話的立場，認為聯合國憲章明確規定中華民國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如果放棄安理會席次，是屬自我否定，此為政治問題，也是法統問題。蔣介石與墨菲大使談話中曾指明，安全理事會與聯合國會籍應分別討論，即使聯合國大會通過「納匪」一案，對安全理事會仍不受拘束，此為實質問題；並建議聯合國大會會籍與安全理事會席次應分開來談，先處理聯合國代表權，以後再談安理會問題。最後，馬康衛說明目前形勢「重要問題」已不受歡迎，即使修正案亦無法提出，如能放棄安理會席次，可用雙重代表權案提會。蔣經國表示無法同意，必須回到蔣介石和墨菲談話的基本立場，即不涉及安理會席位。⁹²

決策高層經數日研商，態度稍有鬆動，採取較和緩的立場。7月27日再電沈劍虹正式答覆羅吉斯：一、政府同意放棄使用以往的重要問題案。二、同意美國與日本以「變相的重要問題案」，即任何排除一個創始會員國的提案是聯合國憲章的重要問題。三、期望美、日聯合其他友邦以全力擊敗阿爾巴尼亞案。另有三點告美方而要絕對保密並勿列入紀錄：

一、倘各友邦如美國、日本確認為有提出雙重代表案以擊敗阿案之必

91 「行政院長嚴家淦上總統蔣中正呈」（1971年7月23日），附件「外交部長周書楷致駐美大使沈劍虹第797號電」（1971年7月23日），〈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10聯合國案(1)〉，《蔣經國總統檔案》，國史館藏。見王正華編，《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中國代表權》，頁539-541。

92 「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與馬康衛大使談話紀錄」（1971年7月23日），〈忠勤檔案/67中美關係(13)〉，《蔣經國總統檔案》，國史館藏。見王正華編，《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中國代表權》，頁535-539。

要，我國可予以瞭解，惟切勿在案中提及我國在安理會之常任理事席位。

二、倘其他國家擬對以修正案方式或單獨提案方式剝奪我國在安理會之合法席位，務期美、日兩國切勿參加連署及勿投票支持。

三、我國對任何方式之雙重代表案，均必須發言反對。⁹³

政府不再堅持採重要問題案，並默認雙重代表案，但仍不同意涉及安理會席位。美國務卿羅吉斯7月30日約見沈劍虹和劉鎔，說明即將宣布的確保中華民國代表權方案，就是先通過變相重要問題案（排除會員國需三分之二多數），次設法爭取優先通過雙重代表案，希望政府至少能默認安理會常理事席位讓予中共，才有勝算。⁹⁴

針對安理會問題，張羣8月1日與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會談，再向日方尋求奧援。張羣表達政府如失去安理會席次，勢難留在聯合國之內。由於日本有退出國際聯盟的深刻教訓，佐藤首相勸告：「貴國處此逆境，為徐圖規復計，總要留點火種。」張羣回答：「我國非不懂忍辱負重之理，但中共如進入聯合國，且並得安理會席次，則我即使忍辱不去，最多亦不過維持一兩年。莫若毅然離去，尚可維繫我國內人心，否則立場不明，我內政上困難，將相繼發生，不堪設想。」⁹⁵政府顧慮外交失利將衍生內政上的挑戰。

8月2日，羅吉斯國務卿正式宣布美國對中華民國代表權的立場：一、提「變相重要問題案」，即排除中華民國為重要問題，關於中共入會則不在案中；二、另

93 「外交部長周書楷致駐美大使沈劍虹第798號電」（1971年7月27日），〈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10聯合國案(1)〉，《蔣經國總統檔案》。見王正華編，《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中國代表權》，頁542-543。錢復承辦電稿，據其回憶，此電7月25日由蔣總統親自核定，文字和發電有出入，「供沈大使個人密參」三點，原電是要告訴沈大使告訴美方的；又蔣在第三點「我方對任何形式的雙重代表案，必須發言並投票反對。」核定時將原文有「並投票」三字刪除。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外交風雲動》，頁150-151。

94 「駐美大使沈劍虹聯合國常任代表劉鎔致外交部次長第044號電」（1971年7月30日），〈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10聯合國案(1)〉，《蔣經國總統檔案》。見王正華編，《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中國代表權》，頁543-545。

95 「總統府秘書長張羣與日本總理佐藤談話記錄」（1971年8月1日），〈聯大中國代表權因應策略〉，《外交部國組司檔案》，檔號：640/90046。

提雙重代表案，使中共得以入會；三、至於安理會席位由何方擔任，由大會多數意見決定。美國以「雙重代表權」解決中國代表權長年以來的爭議，構想是：「在一個國際組織中的代表權，不需要損害兩個政府中任何一個政府的主權要求或看法。」⁹⁶第三點是回應政府立場，並未明確指明安理會席位由中共取得。

8月6日上午，外交部召集駐亞太地區的使節會議，周書楷報告聯大代表權所遭遇的新情勢，駐聯合國辦事處的張純明說：我們在安理會的席次早已形同虛設，因為安理會理事國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國家，愈來愈少，而聯合國也從不以安理會理事國待之。駐日大使彭孟緝則引日本朋友的話說：我們應在「面子」與「實利」之間，作一選擇。最後討論向各友邦洽助的節略內容，雙重代表權一節既要友邦支持，自己又不能贊成，實在很難自圓其說。據與會的駐澳洲大使沈錡觀察，「與會諸人的意見，大多趨於妥協，甚至於安理會的常任理事給中共拿去後，我們也不退出」，但周書楷未回應，「可能是蔣公尚未點頭」。⁹⁷下午，蔣介石和宋美齡在陽明山舉行茶會款待各使節，聽取大家對代表權的意見，勉勵大家努力奮鬥捍衛國家權益。在茶會即將結束時，宋美齡突然發言，表示處理外交事務，立場不能過於軟弱，「國有國格，人有人格」，錢復當即感到日後工作上似乎不易有彈性。⁹⁸沈錡日記亦記有：「他（指蔣）是勉勵大家努力自強，夫人則比較強硬，她說人有人格，國有國格，不能太遷就。」⁹⁹

宋美齡的講話，主張堅守國格，立場強硬，錢復和沈錡都有同感。宋美齡在外交上是否影響蔣介石的決策，蔣介石12月日記：「此等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此乃吾妻專聽令侃一面之詞所致，今國運至此令侃之罪不小也。」¹⁰⁰是承認受到宋美齡的影響，當初接待競選失利的尼克森是孔令侃的牽線。

96 七十年代月刊社編，《中美關係檔彙編（1940-1976）》（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社，1977年3月）。頁290。

97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6冊，頁501-502。

98 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外交風雲動》，頁152。

99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6冊，頁502。沈錡對大病後復出的蔣介石描述如下：「一年不見，蔣公略顯老態，眼皮下墜，但頭腦清楚，口齒便捷，精神也不錯。」

100 〈蔣介石日記〉，1971年7月，「上月反省錄」，12月14日補記，box 76，folder 13。

四、安全理事會席位與甘迺迪總統保證的破滅

自季辛吉打開通往大陸的管道，美國對中共立場丕變，國際間趨之若鶩，中共也擺出高姿態，示意現不急於進入聯合國，反而使各國更急於表態支持。中華民國的處境更是艱難，美國的提案無法獲得多數的簽署國，甚至日本也不參加。當時安全理事會的成員有8國已承認北京，另有2國認為北京應擁有席位的情況下，中華民國要保有安理會席位是很困難的。¹⁰¹8月間，季辛吉向尼克森分析，除非雙重代表權案能包括安理會席位，否則不可能保住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¹⁰²

8月21日下午，蔣介石召見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黃少谷，研討對代表權案的策略。¹⁰³對安理會的堅持似有鬆動。25日，蔣指示：聯合國代表權案除羅吉斯所發表三原則之外再不能遷就，尤以安全理事會席次不能提及在內。如為戰術運用起見，則在全會內由媚共者去修正，以安理會席次暫給中共，則較提案中主動讓給中共為佳也。¹⁰⁴安理會席位可由修正案中提出，但不能出現在美國提案內，是蔣介石最大的讓步。26日，蔣介石召集最高幹部會議討論聯合國代表權提案問題，蔣仍堅持主張提案中不能提安理會席位給中共，否則無異逼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並囑日本警告美國。¹⁰⁵

美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8月27日正式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提出「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應有代表權，同時應規定不剝奪中華民國的代表權。¹⁰⁶然至8月31日，馬康衛向周書楷報告，由於蔣介石及其主要顧問均認為美國應儘早將單純雙重代表權案（Simple Dual Representation）（即不涉及安理會席

101 趙璐，〈尼克森政府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1969-1971〉（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頁45。

102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以下簡稱FRUS), 1969-1976, Nixon-Ford Administration vol. 5, United Nations, 1969-197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5), pp.799-802.

103 〈蔣介石日記〉，1971年8月21日，box 76，folder 14。

104 〈蔣介石日記〉，1971年8月25日，box 76，folder 14。

105 〈蔣介石日記〉，1971年8月26日，box 76，folder 14。

106 《中華民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常會代表團報告書》（臺北：外交部國務組織司），頁6-7。

位)及變相重要問題案提出,同時亦要求美國及日本切勿連署任何複合雙重代表權案(Dual Representation Complex)(即包括中共取得安理會席位)。美方依照此方式進行,結果各國反應冷淡,過半數以上國家認為應在一開始時即將安理會席位作明確規定。連日本政府的態度都動搖,美國希望能得到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安理會問題的最後立場。¹⁰⁷馬康衛以推行不利為藉口,美國連署複合雙重代表權案將不可避免,對政府施壓,迫接受現實,自動放棄安理會席位。

情勢隨大會時間的接近更加嚴峻,蔣介石堅持不主動放棄安理會席位,美國使出殺手鐮,9月8日羅吉斯逕自將雙重代表權案包括中共擁有安理會席位在內的新決定通知外交部,並要求政府默許放棄安理會席位並密勸友邦支持。¹⁰⁸蔣介石9日晨見羅吉斯致周書楷電,藉口以時間關係,事先未徵得同意,並要求勿與美國爭辯,蔣介石氣得在日記罵美國「出此下流陰謀」。¹⁰⁹政府高層經慎重考慮後,答覆美方無法接受,故複合雙重代表權案提出時,中華民國政府必須發表強烈反對聲明,今後在各階段均發言反對。¹¹⁰

總統府宣外組於9月10日舉行會議,周書楷報告外交情勢,委員黃少谷、谷正綱、陳裕清、徐晴嵐、曹聖芬等發言,主要意見是:如果複合雙重代表權案通過,中華民國安理會席位確定不保,惟在中共未表明態度前,政府絕不可揭露底牌,必須堅持最後五分鐘,奮鬥到底;外交首長則主張應力持堅定,需針對各種不同情勢的發展預作準備,尤以非撤退不可時,對內對外如何宣示,需早研究;如對蘇聯領導避免用「酋」、「魔」等稱之,並建議報紙新聞處理尺度似宜酌予放寬,必使新聞與言論步調趨於一致;國內心防工作,提振士氣民心固有必要,如何能收能放,因應情勢的惡化,都要有所注意。¹¹¹決策高層開始為最壞的結果預作準備,包括對

107 「外交部長周書楷接見美國大使馬康衛談話記錄」(1971年8月31日),〈周部長就聯大中國代表權問題與美、日政要使節談話〉,《外交部國組司檔案》,檔號:640/90054。

108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eptember 8, 1971, *FRUS*, 1969-1976, Nixon-Ford Administration vol. 5, United Nations, 1969-1972, pp. 802-804.

109 〈蔣介石日記〉,1971年9月9日,box 76, folder 15。

110 「外交部北美司長錢復致駐聯合國代表劉鐸第267號電」(1971年9月10日),〈聯大中國代表權因應策略〉,《外交部國組司檔案》,檔號:640/90046。

111 「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第265次會議報告」(1971年9月11日),〈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09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會議報告〉,《蔣經國總統檔案》。

蘇聯報導的改變意味對俄關係的調整。

9月11日，蔣經國召見錢復談代表權案，指示三點：一、應探明美方是否有助我國誠意；二、對於蘇聯動向要密切注意；三、政府的立場是，如美方提案通過，中共因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而拒絕前來，應堅守陣地；但倘阿爾巴尼亞提案有通過跡象時，應先主動退會。蔣副院長明確指示，應盡量爭取留在聯合國內，因國際情勢多變，一年之內中蘇共關係可能有劇烈變化，必須充分利用留在聯合國內的機會。¹¹²阿案通過前要主動退會的原則已確定。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9月13日對如何維護聯合國代表權問題，舉行談話會，與會委員嚴家淦、張其昀、鄭彥棻、谷正綱、黃少谷、倪文亞等人各抒意見。嚴家淦認為：退出聯合國的損害並不大，但會影響在國際上的雙邊關係。谷正綱的看法，認為中共加入安理會，事實上中華民國即無法繼續存在，故須毅然退出，除非中共觀望不前，則仍應在聯合國內繼續鬥爭。倪文亞發言：一、應否退出聯合國，不應在理論上研究，而應從事實上能不能留下來一問題上研究；二、雖然國家不比個人，不能寧為玉碎，但至少我雖為瓦全而不可得全時，則委曲尚復何用。黃少谷認為如我國自動退出，則等於阿爾巴尼亞案通過，已無選擇，故在阿案通過未成定局之前，自不能自動退出，而應奮鬥到底。會中對美國提出包括中共取得安理會席次的複合雙重代表權案，必須堅決聲明反對，並投反對票，以表明嚴正態度。主席袁守謙總結如何維護聯合國代表權為當前黨國重大決策問題，究應如何決策，要審慎研究，畢竟國民黨的決定要對歷史負責。¹¹³是否應該退出聯合國？甚麼時間點退出？主政的國民黨如何決策是要對歷史負責，國民黨決策高層意見傾向退出者居多數，關鍵仍在於總裁蔣介石如何定奪。

中華民國代表團團長周書楷9月15日飛美，會見美國務卿羅吉斯前，蔣介石特電話指示，如果羅吉斯迫使中華民國放棄安理會席位，應予「堅決反對」，並重申美國的保證。蔣介石氣憤美國非但不兌現其保證，反要中華民國同意將安理會席位讓出，「此種不守信義之行動吾人堅決反對，乃為其迫我退出聯合國之所為，美國

112 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外交風雲動》，頁152-153。

113 「臺北(60)中秘字第116號張寶樹呈」(1971年9月16日)，《蔣中正總裁批簽檔案》，民國60年分第2冊，中國國民黨文化宣傳委員會黨史館藏。

應負其一切責任。」¹¹⁴

蔣介石最後的「王牌」，就是1961年10月美國為阻止他否決外蒙入會案，甘迺迪總統曾對他所作的私下保證：「在任何時間，如為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而有必要並能有效使用否決時，美國將使用該項否決。」¹¹⁵蔣介石原先是要求美國政府公開保證，必要時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以保障中華民國席位。¹¹⁶由於美國不願也不能公開作此承諾，幾經交涉，最後同意以個人私下口信和秘密的方式進行。當年蔣介石為表示對甘迺迪的信任和友誼，同意由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E. F. Drumright）以口頭方式傳遞這項保證。¹¹⁷然甘迺迪指示是以「朋友的方式」交付蔣這個承諾，當是「私下交換政策意見而非機密諒解」。¹¹⁸甘迺迪的用意就是要安撫蔣介石放棄對外蒙案的否決，並沒有誠意實踐承諾；然對蔣介石而言，這是犧牲對外蒙入會否決換取的保證。

當1970年聯合國情勢不利，蔣介石思考因應聯合國地位惡化的對策，認為握有兩個基本保障，一是臺澎金馬基地一千四百萬人口，只要政府不自棄，無人能否認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一就是美國對安理會席位曾有條約保證，除非其毀約或為普通程式案，中華民國常任理事無人能變遷。蔣介石也知後者雖不可靠，但確信

114 〈蔣介石日記〉，書於1971年8月2-3日條，9月16日補記，box 76，folder 14。

115 Message from the Chief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ion in Taipei (Cline)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October 14, 1961,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156-157. 中方討論譯稿，見「蔣介石和甘迺迪相互信任協議草案」（1961年10月14日），〈特交檔案分類資料-外交：對聯合國外交〉，第20卷，《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許紹昌致沈昌煥電」（1961年10月17日），〈許次長交下「外蒙古」卷〉，《外交部秘書處檔案》，檔號：805/0117。關於甘迺迪的保證，詳見王正華，〈蔣介石與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案〉，《國史館館刊》，第19期（2009年3月）。

116 「總統蔣中正致駐美大使葉公超西微電」（1961年10月5日14時20分，臺北），〈特交文電-領袖事功之部：柒、領導革命外交—我與聯合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117 Message from the Chief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ion in Taipei (Cline)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October 14, 1961, *FRUS, 1961-1963*, Vol.22, p. 157.

118 Message from the Chief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ion in Taipei (Cline)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October 16, 1961, *FRUS, 1961-1963*, Vol.22, p. 158, footnote 2.

公理必可獲勝。¹¹⁹蔣介石是將甘迺迪的保證視為「條約保證」。

1970年12月31日蔣介石主持外交會談上，提出是項保證，並認為是「書面保證」。劉鍇曾提出質疑：「關於甘迺迪故總統的書面保證，尼克森總統對此項承諾的態度似不甚堅定。」並建議與美國會商時，請最高層作一重新保證。美國如果決心維護中華民國安理會席位，即使安理會中意圖以程式方式排擠我國，美方亦可認定此程式問題為實質問題，而進行雙重否決。蔣介石最後指示：

至於甘總統之書面保證，在詹森（Lyndon B. Johnson）總統執政時，魯斯克國務卿曾親自告余：政府雖有變更，國家承諾仍然存在。外交部應迅即洽促美方，承諾此一書面保證。¹²⁰

劉鍇當年於1月約晤美國駐聯合國代理常任代表菲立蒲時，表示維護聯合國席位，政府特別重視在安理會席次，務求其能確保，並轉述蔣介石的指示，希望現任政府對甘迺迪總統的承諾能續予尊重，菲立蒲同意轉告國務院。¹²¹但未見下文。5月間，駐美大使沈劍虹赴任前經東京和日本政界相商代表權事，奉命對日本外相愛知揆一和賀屋興宣議員透露1961年10月美國的秘密保證，並僅可報知首相佐藤榮作。¹²²

周書楷、劉鍇和沈劍虹紐約時間9月16日上午前往國務院與羅吉斯國務卿會談，羅吉斯分析情勢的艱險，變相重要問題案及複合雙重代表權案均可能遭致失敗。周書楷表示，如美國不願見中華民國被聯合國排出，則希望美國政府「遵守昔日甘迺迪總統的承諾，必要時在安理會行使否決權。」羅吉斯回答：「此點在程序上能否辦到殊多疑問，除非美國從聯合國撤退，使此一組織瓦解，別無其他有效辦法，但此為事實上所不能辦到者。」¹²³羅吉斯拒絕了中華民國的最後希望，甘迺迪

119 〈蔣介石日記〉，1970年10月17日，box 76，folder 16。

120 「蔣中正總統主持外交會談紀錄」（1970年12月31日），〈外交會談密卷（代表權案）〉，《外交部秘書處檔案》，檔號：818.3/0005。

121 「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劉鍇致外交部電」（紐約，1971年1月12日），〈中日美會商我代表權問題（第1冊）〉，《外交部國組司檔案》，檔號：640/90072。

122 「關於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中日東京會談紀錄」，〈忠勤檔案/45聯合國〉，《蔣經國總統檔案》。見王正華編，《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中國代表權》，頁499。

123 「外交部長周書楷致外交部常務次長陳雄飛政務次長蔡維屏電」（紐約，1971年9月16日19時發，9月17日15時收），〈我在聯合國代表權〉，《外交部秘書處檔案》，檔號：818.4/0003。

的承諾化為泡影。

美國決定將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席位讓給中共，對蔣介石而言，「乃為最重大的打擊」。¹²⁴ 9月18日，蔣介石透過黃少谷電示周書楷，美國維護政府的立場和誠意愈來愈難捉摸，除依預定步驟繼續堅忍苦鬥外，必須提高警覺，判明變相重要問題案和雙重代表權案兩案通過無望，而阿爾巴尼亞案通過卻成定局時，斷然主動退會，以免完全陷於受辱地位；再者，退會時要發表正大聲明，以明歷史是非，此聲明政治性重於外交性，必須呈核。¹²⁵ 蔣介石確定美國對安理會支持無望，變相重要問題案無法通過而阿爾巴尼亞案成定局時，決定主動退出聯合國。作此重大決定後，當晚，蔣介石犯暈眩症，醫生診斷後認為是用藥不當造成。他自己認為「外交用腦太過刺激」有關，想到尼克森「賣友欺詐，以害為利，是非不明，廉恥道喪，此大亂之道也。」¹²⁶翌日，蔣介石感到腰部傷痛，甚為不適，但仍苦思聯合國進退問題，他認為：「決定大計與政治必須先論是非而後再計利害。此次聯合國之進退必以是非為重，故決退出以保全國家之尊嚴不為世人所奴視。」依蔣所見，「退出之舉，在道義與法理」，是「利多而害少」。¹²⁷

蔣介石對聯合國去留問題，再三考慮，反復思索，到此地步，只有二條路：一是退出聯合國；二是嚴正聲明中共進入安理會是違憲非法之案，如此案不取消，則中華民國代表決不出席，但合法的代表權不容剝奪。¹²⁸退出與不出席二者之間，不出席於事無補，沒有作用。

9月24日，總統府宣外組討論對聯合國最後態度，王世杰認為如能保留大會席位，而中共政權被選入聯合國及其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中華民國不宜退出或完全缺席，仍應出席聯大會議，但嚴厲抗議其決定之違憲。王言其主張得到谷正綱、黃

124 〈蔣介石日記〉，1971年9月17日，box 76，folder 15。

125 「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黃少谷致外交部長周書楷電」（1971年9月18日），〈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10聯合國案（1）〉，《蔣經國總統檔案》。見王正華編，《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中國代表權》，頁580。

126 〈蔣介石日記〉，1971年9月18日，box 76，folder 15。

127 〈蔣介石日記〉，1971年9月19日，box 76，folder 15。

128 〈蔣介石日記〉，1971年9月22日，box 76，folder 15。

少谷等支持，至於最後決定自需最高當局為之。¹²⁹王世杰是主張堅不退出聯合國，然面對歷史性的抉擇，只有蔣介石能下最後決定。

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中華民國代表權保衛戰，對蔣介石而言，是「置死生於度外最後一戰」，他感歎：「今後年老地狹，民族危殆，再無退後餘地，只有與強權決一戰而已。」¹³⁰面對當前的困境，他引《荒漠甘泉》語：「可愛的生命來自痛苦和悲傷，受了打擊的靈魂心上帶著荊刺而歌唱」自況。¹³¹但聯合國傳來的消息一直難以樂觀，他一貫主張「與其落選，不如自動退出」，時正逢林彪事件發生，他對中共內部的動亂，是否能為光復大陸的機會，存一線希望，「成敗之數聽之於上帝」。¹³²蔣介石此刻以信仰支持自己的信念，「平生所遭遇者不知凡幾，只要堅持真理到底，信賴上帝保佑，必能轉危為安，逢凶化吉。」¹³³

10月初，蔣介石開始審修退出聯合國聲明及雙十節文稿，感到「頗為費心」。2日記下：「尤其美尼之毒計無法忍受，故決心以漢賊勢不兩立與勿為瓦全之精神，實行退出聯合國也。」¹³⁴接連數日，再三考慮退出聯合國聲明，強調中共政權不可替代中華民國席次的要點，勞神費心，竟至影響睡眠，「近夜熟睡之時間皆不足五小時，白天假眠又不能成睡為苦」。¹³⁵

當聯合國開始辯論中國代表權時，季辛吉正在北京訪問，時機點上對中華民國不啻致命一擊。總統府宣外組10月8日開會，外交部次長陳雄飛報告聯合國情勢甚屬不利，委員王世杰、王雲五、黃少谷、鄭彥棻、曹聖芬等發言，主張運用聯合國憲章第6條，排除會員國為會籍問題，須經安理會通過，美國必要時應行使否決權，雖美國表示不可能辦到，但政府仍應據理力爭，以表明立場。至於退出聯合國的時機，一是如雙重代表權案通過，中共接受入聯合國，則中華民國席位欲再拖一年亦不可能；一是美案失敗，中華民國被排斥，應根據憲章發表聲明，且不待阿案

129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8冊，頁323-324。

130 〈蔣介石日記〉，1971年9月20日，box 76，folder 15。

131 〈蔣介石日記〉，1971年9月26日，box 76，folder 15。

132 〈蔣介石日記〉，1971年9月25日、27日，box 76，folder 15。

133 〈蔣介石日記〉，1971年9月29日，box 76，folder 15。

134 〈蔣介石日記〉，1971年10月2日，box 76，folder 16。

135 〈蔣介石日記〉，1971年10月4日、5日，box 76，folder 16。

通過被迫走出會場時再行說話，而應判斷阿案將通過時即作充分準備。¹³⁶最後退出聯合國時機的選擇，即依此原則。

10月14日，周書楷電話向黃少谷請示可否不在重要問題案失敗後便聲明退會，而延至阿案表決後。蔣介石當日下午召集嚴家淦、張羣、蔣經國、黃少谷、鄭彥棻、陳雄飛會商，裁示如下：

如重要問題案未能獲得先議權或該案本身表決失敗，我應聲明退會。但美、日等友邦如決採補救措施，如對阿案提修正案或要求分段表決等，則稍後以觀補救措施有無效果，如無效則我必須在阿案表決前聲明退會。¹³⁷

周書楷在未接到上述裁示前，曾與劉鍇、楊西崑、薛毓麒諸代表再審慎研議，條陳共同意見五點理由，請求於阿案表決後才聲明退會。第一線作戰的外交人員，希望參加阿案表決，投下反對一票，以示奮鬥到底的精神；阿案如終獲通過，應爭取解釋投票權，當場宣讀退會聲明，重申嚴正立場。¹³⁸

16日，蔣介石對退出聯合國聲明稿再加指示，並和蔣經國討論。¹³⁹17日，蔣介石開始起草退出聯合國後告全國軍民書的要點。¹⁴⁰18日下午黃少谷報告周書楷等意見，蔣批示：「周部長意見不可。」¹⁴¹蔣自書：「聯合國已成為叛國奸賊與侵略罪犯的淵藪，吾人應潔身自好，再不能與之同流合污，決定自動退出聯合國，保存

136 「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第267次會議報告」（1971年10月9日），〈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09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會議報告〉，《蔣經國總統檔案》。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8冊，頁328。

137 「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黃少谷上總統蔣中正呈」（1971年10月18日），〈黨政軍文卷/6國家安全與秩序/9國家安全會議簽呈（3）〉，《蔣經國總統檔案》。〈蔣介石日記〉，1971年10月14日。

138 「周書楷致黃少谷電」（1971年10月14日），黃少谷於臺北時間10月15日傍晚收到，因對其中文字有疑問，於16日電詢周書楷，17日得周部長電話說明，於18日送呈。〈黨政軍文卷/6國家安全與秩序/9國家安全會議簽呈（3）〉，《蔣經國總統檔案》。

139 〈蔣介石日記〉，1971年10月16日，box 76，folder 16。

140 〈蔣介石日記〉，1971年10月17日，box 76，folder 16。

141 「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黃少谷上總統蔣中正呈」（1971年10月18日），〈黨政軍文卷/6國家安全與秩序/9國家安全會議簽呈（3）〉，《蔣經國總統檔案》。

光榮歷史。」¹⁴²蔣介石19日上午與黃少谷商談，令黃轉告周書楷等退出聯合國的決心，切勿動搖猶豫。¹⁴³至此，蔣介石心意已決，退出聯合國勢成定局。

當美國不可信賴，蔣介石曾進行聯俄的試探。周書楷部長5月12日對美聯社記者發表談話稱：「在某種時機下，我國將與蘇聯來往。」這句話不是空穴來風，事實上雙方是在進行秘密商談，只是時機尚未成熟。因美國為中共進入聯合國鋪路，企圖聯中共以制蘇聯；蘇聯和中共既不能共存，而美國又是大敵，蔣介石利用中共和蘇聯的矛盾，透過駐墨西哥大使陳質平秘密和蘇聯代表柯君聯絡。¹⁴⁴據柯君的意見，中共全力爭取聯合國席位，蘇方亦感困擾，既不欲中共入會又不便公然反對致遭物議，自尼克森力倡中共入會後，勢不可遏。但勸中華民國政府採取權宜容忍的彈性策略以應變，必須保全席位，而擔任未來遠東演變的重要角色，與世界隔絕，將遭遇不可預測的損害。¹⁴⁵和蘇聯試探的還有一條秘密管道，是美國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薛光前和一位名為卡君的密會。¹⁴⁶

陳質平10月19日電蔣介石：「我已忍痛讓出安理會席次，退至最後限度，但尼克森對我似無誠意支持。」在此最嚴重關頭，他數度與蘇聯代表柯君洽商，請其設法勸其友邦棄權，減中共票數。然柯君回報上級，認為在投票前夕，季辛吉又往大陸，增加對中華民國不利氣氛，此不啻尼克森為中共拉票，使彼方不得不慎重行事。¹⁴⁷尋求蘇聯在背後運作，亦無所作為。墨西哥則於11月17日和中華民國斷交，這條線隨陳質平返臺戛然而止。¹⁴⁸周書楷亦證實在此次聯大代表權案投票前夕，曾

142 〈蔣介石日記〉，1971年10月18日，box 76，folder 16。

143 〈蔣介石日記〉，1971年10月19日，box 76，folder 16。

144 「駐墨西哥大使陳質平致王正誼密呈總統蔣中正電」（1971年5月24日），〈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51外交－臺灣在聯合國席次關鍵於美國〉，《蔣經國總統檔案》。

145 「駐墨西哥大使陳質平致王正誼密呈總統蔣中正電」（1971年7月14日），〈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51外交－臺灣在聯合國席次關鍵於美國〉，《蔣經國總統檔案》。

146 「紐約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薛光前致總統府秘書長張羣函」（1971年6月24日），〈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51外交－臺灣在聯合國席次關鍵於美國〉，《蔣經國總統檔案》。

147 「駐墨西哥大使陳質平致王正誼密呈總統蔣中正電」（1971年10月19日），〈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51外交－臺灣在聯合國席次關鍵於美國〉，《蔣經國總統檔案》。

148 「駐墨西哥大使陳質平致王正誼密呈總統蔣中正電」（1971年11月16日、17日），〈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51外交－臺灣在聯合國席次關鍵於美國〉，《蔣經國總統檔案》。

與蘇聯代表密洽。¹⁴⁹蘇聯雖然不願見中共進入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但表面上必須支持中共，故開展關係並非易事。

然而，更早於這二條管道的，是1968年10月底，以《倫敦晚報》記者身分的蘇聯代表維克多·路易士（化名王平），曾來臺北訪問，得到蔣介石的同意，會見當時國防部長蔣經國，後透過新聞局長魏景蒙聯絡，1969年5月和1970年10月的兩度密會，論及雙方的軍事合作。¹⁵⁰由於魏景蒙的日記記到1970年11月止，其後就斷了訊息。透過〈蔣介石日記〉，對俄問題由蔣經國主導，1970年10月間，蔣介石和蔣經國數度商議對美、對蘇外交方針。¹⁵¹1971年美國聯中共制蘇聯戰略具體成形時，路易士仍有電和魏景蒙互通，由蔣經國轉呈蔣介石，但蔣介石都未予理會。聯合國中國代表權表決前夕，路易士又來電話給魏景蒙，蔣經國令其緩覆，以聯合國案已成過去，美國出賣中華民國已成定局，蔣介石認為蔣經國「其所見甚遠也」。¹⁵²中華民國即使被美國出賣而退出聯合國，現實上還是不得不依賴美國的支持。周恩來老謀深算，分析蔣如果認為美國不可靠，將會另謀出路，或倒向日本，或和蘇聯相結。¹⁵³蔣介石的確爭取日本的奧援，也試探對蘇聯聯絡，但都歸無效。

所有壞消息紛至沓來，蔣謂：「平生苦痛刺激，此時又其一也。」10月21日上午，蔣介石接見黃少谷，據駐紐約聯合國代表團來電，黃勸蔣電尼克森發言助中華民國，蔣表示「此不能為力」而拒絕。下午再修退出聯合國聲明文稿。¹⁵⁴直到聯合國表決前二日，黃少谷還請蔣介石電三國家元首支持中華民國代表權，得蔣同意。黃少谷為聯合國代表權設法奔走而盡力，蔣介石亦覺「其心甚苦也」。¹⁵⁵蔣最後可以有求於其他各國，而拒絕向尼克森低頭，亦可謂最後用盡所有的辦法。

149 「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第270次會議報告」（1971年11月20日），〈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9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會議報告〉，《蔣經國總統檔案》。

150 路易士為蘇聯KGB特務。聯合報社編譯，《蘇聯特務在臺灣：魏景蒙日記王平檔案》（臺北：聯合報社，1995年6月），頁11-12。

151 〈蔣介石日記〉，1970年10月15日、10月17日「上星期反省錄」、18日，box 76，folder 16。

152 〈蔣介石日記〉，1971年10月25日，box 76，folder 16。

153 「基辛吉與周恩來會談記錄」（1971年7月10日）、（1971年7月11日），張曙光、周建明編譯，《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森外交文獻選編》，頁239、303。

154 〈蔣介石日記〉，1971年10月21日，box 76，folder 16。

155 〈蔣介石日記〉，1971年10月23日，box 76，folder 16。

總統府宣外組22日開會，王世杰堅持主張即便聯大決議通過阿爾巴尼亞案，中華民國也絕不宣告退出，不承認聯大決議，排除會員國未先經依聯大憲章第6條規定，由安理會決議，不能生效，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地位仍存在。王謂該組多數委員同意其意見。¹⁵⁶王世杰的主張，蔣介石並非沒有考慮過，但現實上是做不到的。

聯合國總辯論中國代表權自10月18日開始，而再訪北京的季辛吉10月20日、21日和周恩來密集會談。季辛吉對周恩來申明，美國絕不會鼓勵「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謀畫，不管這些謀劃以何種形式出現，美國將致力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以和平手段解決問題。周恩來對季辛吉表明反對美國在聯大提出的中國代表權案，季辛吉解釋「雙重代表權」是避免明確表明「兩個中國」政策的方案。周恩來強調，對中國人而言，臺灣地位比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重要，如果美國的立場占優勢的話，中共將會拒絕加入聯合國。¹⁵⁷季辛吉在關鍵時刻訪問大陸，對中共在聯合國扣關成功，絕對發揮臨門一腳的助力。

中國代表權案經過冗長的辯論，10月25日下午投票，變相重要問題案表決失利，美國常任代表布希要求將阿爾巴尼亞案分段表決的動議，即刪除有關排除中華民國之一段，仍遭打銷。至此中華民國代表團一切抵制阿案方法用盡，只有按照原定計畫，在阿案表決前提程式問題要求發言，周書楷宣布大會否決「認定排除中華民國為重要問題的決議草案」，是公然違反憲章關於排除會員國的規定，決定不再參加本屆大會任何進一步的議事程式。中華民國代表團退出全體會議會場後，轉至鄰室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退出聯合國的公開聲明，其後經聯合國新聞處以第NV/272號新聞發布。¹⁵⁸雙重代表案根本沒有表決的機會，誠如前國務卿魯斯克所言：「在外交上，1971年尼克森政府在聯大提出之雙重代表的策略是行不通的雙面外交。」蔣介石在1964年未接納魯斯克雙重代表的建議，以致拖延至1971年，雙重代表的安排也已失去其時效及機會了。¹⁵⁹蔣介石後於11月29日召見錢復，表示大家

156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8冊，頁332-333。

157 「基辛吉10月份訪問中國時的情況簡介備忘錄」（1971年11月），張曙光、周建明編譯，《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森外交文獻選編》，頁547-548、549。

158 《中華民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常會代表團報告書》，頁105-110。

159 王國璋，〈中共如何取代我國在聯合國之席位〉，《問題與研究》，第32卷第5期（1993年5月），頁23。

都已盡力，在全團未出發前，已預做退會的心理準備。¹⁶⁰

10月25日下午，蔣介石為聯合國案召開國家安全會議；翌日，蔣介石集合高級幹部商討對聯合國代表團善後，蔣日記云：「此乃尼醜謀害我陰謀實現之一，但不足致我死命耳。」¹⁶¹蔣介石自10月底即赴高雄西子灣避壽，11月6日，蔣經國來談一般情況，尚稱平定。¹⁶²10日，蔣介石主持中央常會指示外交方針，認為此時對美國與中共，「只有靜之看，不可操之過急，自亂步調」；又召見俞國華，研究金融與經濟趨勢並無惡化情形，物價亦甚穩定。¹⁶³各方顯示臺灣局面在控制之中。退出聯合國後引發對外交路線的討論，有主張聯絡蘇聯者，宣外組11月19日開會，委員王雲五、胡建中公開發議聯俄，甚至「不計成功與否可以進行」。¹⁶⁴當中央常會邀請經濟部長孫運璿就退出聯合國後，「針對國際新情勢我經濟部門應採之措施」提出報告，蔣介石指示：「最壞之打算，盡最大之努力，以謀肆應。」¹⁶⁵

退出聯合國，對蔣介石的晚年而言，不啻是一重大打擊，他以「雪恥圖強、孤軍奮鬥」自勉，並記：「本周退出聯合國，在外表上雖為予我一個莫大的打擊，但在內心上實為數年來最大之心願。今日決心斷行，乃心安理得，又一雪恥圖強之開始也。」¹⁶⁶值此「最黑暗之時期」，對「對光復大陸之信心毫不動搖，且有增無已」。¹⁶⁷內心要真的不在乎也難，蔣介石為聯合國去留「心神煎熬可謂極矣」。¹⁶⁸他不斷地告訴自己：「變不可能為可能，只要信心不變，基礎穩固，則神必保佑其信心不變之子民來完成其所賦予之使命。」「古語云：生死置之度外，存亡聽之天命，只要心安理得，正大光明而已。目前與未來之區區榮辱艱險，何足為計。」針

160 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外交風雲動》，頁166。

161 〈蔣介石日記〉，1971年10月25日、26日，box 76，folder 16。

162 〈蔣介石日記〉，1971年11月6日，置於「上星期反省錄」，box 76，folder 17。

163 〈蔣介石日記〉，1971年11月10日、11日，box 76，folder 17。

164 「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第270次會議報告」（1971年11月20日），〈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9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會議報告〉，《蔣經國總統檔案》。

165 「臺北(60)中秘字第137號張寶樹呈」（1971年12月2日），《蔣中正總裁批簽檔案》，民國60年分第2冊，中國國民黨文化宣傳委員會黨史館藏。

166 〈蔣介石日記〉，1971年10月30日，「上星期反省錄」，box 76，folder 16。

167 〈蔣介石日記〉，1971年11月2日、3日，box 76，folder 17。

168 〈蔣介石日記〉，1971年11月3日，box 76，folder 17。

對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只要我基地穩定，自強不息，則沉機觀變，不患無機可乘也。」¹⁶⁹

對政局的最大影響，就是蔣介石決定參選1972年的總統大選。11月8日，他想到明年為總統大選年，「為個人進退為國家安危關鍵最大，公私利害、生死存亡，應皆為公為國也。」¹⁷⁰先是他考慮年老體衰實難再應候選，如推薦嚴家淦必不能得國民黨全會及國民大會同意，大家一定推舉蔣經國出任，蔣介石不同意以子繼父。¹⁷¹經十日的思考，蔣認為今後救國唯一之道，「只有不顧本身之健康與生命如何，繼任下一任之總統職位而已。」¹⁷²再思對中共和尼克森「最大之一擊且予其最足致命之一擊」，「惟有明春當選第五任之總統」，故決心不辭。¹⁷³蔣介石認為，此次國難的嚴重為歷來所未有，來自尼克森和中共聯合的逼迫，惟有「挺擋下去」，方能達成復國使命，「自有其獨立自強，有志竟成之道也。」¹⁷⁴他決定接受連任下屆總統，團結內部；加強軍事與國防科學，力求獨立自保。¹⁷⁵當時以蔣介石的年齡體力皆應該退休，「當此國難嚴重、敵勢重壓，如告退休，國脈民命無法保存」。¹⁷⁶強烈使命感的驅使，蔣介石無法放下重擔，至死方休。

蔣介石處理1971年中國代表權時，可以看到蔣經國預備接班的態勢。他不僅參與機要，當蔣介石身體出狀況，甚少外出，對外情況的掌握也有賴蔣經國。1970年10月10日，蔣氏父子討論時局，蔣經國對蔣介石表示：「此時以自強與觀變為主，不希望任何強國之助我反攻為要旨。」深合蔣介石之意。¹⁷⁷父子共商對美國和對蘇聯的外交方針。¹⁷⁸1971年4月間，蔣介石感到體力日衰，憂黨國前途，認為蔣經國是繼承自己志業的最佳人選，云：「幸於三年來建設加強，對於基本之防務已有計

169 〈蔣介石日記〉，1971年11月20日、23日、23日「雜錄」、24日，box 76，folder 17。

170 〈蔣介石日記〉，1971年11月8日，box 76，folder 17。

171 〈蔣介石日記〉，1971年11月13日，box 76，folder 17。

172 〈蔣介石日記〉，1971年11月25日，box 76，folder 17。

173 〈蔣介石日記〉，1971年11月26日，box 76，folder 17。

174 〈蔣介石日記〉，1971年11月30日，「上月反省」，box 76，folder 17。

175 〈蔣介石日記〉，1971年12月1日，box 76，folder 18。

176 〈蔣介石日記〉，1971年12月20日，box 76，folder 18。

177 〈蔣介石日記〉，1970年10月10日，box 76，folder 16。

178 〈蔣介石日記〉，1970年10月15日、10月17日「上星期反省錄」、18日，box 76，folder 16。

劃，財經改革亦有基礎，此時以守為攻之方略經兒乃已瞭解，彼對人事選擇與培植有素，後起有人乃足自慰也。」¹⁷⁹當蔣介石看到身體檢查報告，對國家後事應預作安排，即認為蔣經國「可繼此復國任務」，但因父子關係，「不願有此遺囑」，可為嚴家淦的助手，出任行政院長，則於公私皆有益。¹⁸⁰9月、10月間，蔣經國巡視馬祖、澎湖、金門外島，向蔣介石報告士氣和政經教育安定，不受尼克森親共的影響。¹⁸¹蔣介石抱怨高級幹部不肯負責，連雙十文告都要自己草擬，除蔣經國以外，無人能分勞分憂。¹⁸²

蔣經國曾於11月5日召錢復來寓所長談一百分鐘，要錢復詳細報告聯合國大會的情形及我們的努力。結束時，蔣經國指示三點：一、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在國際的處境將更不樂觀；二、今後對美國的關係必須設法加強，對於國會議員要多做聯繫；三、由代表權保衛戰的奮鬥過程，可知外交人事必須澈底檢討，全面加强。¹⁸³蔣經國將在外交上涉入更深，更受倚重。蔣介石12月23日規劃今後政府組織，將來嚴家淦繼任總統，以蔣經國任行政院長兼三軍總指揮，黨務集體領導。¹⁸⁴蔣介石原有意第五任總統即由嚴家淦出任，退出聯合國打亂他的布局，不得不再連任第五任總統。

五、結 論

當1949年國共內戰失利，美國採「塵埃落定」政策，中華民國陷於孤立無援的困境。1950年3月，蔣介石在臺北復行視事，面對國際社會的袖手旁觀，中共的武力威脅，宣導獨立自主，自立更生的外交政策。對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一貫看法，也本此原則，如果在聯合國得不到應有的尊重，不如放棄席位，雖在國際上失去地位，而力求自立自主，確保臺灣主權，至終沒有改變。

179 〈蔣介石日記〉，1971年4月22日，box 76，folder 10。

180 〈蔣介石日記〉，1971年6月9日，box 76，folder 12。

181 〈蔣介石日記〉，1971年9月4日、8日；10月2日、6日，20日，box 76，folder 15、16。

182 〈蔣介石日記〉，1971年10月12日，box 76，folder 16。

183 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外交風雲動》，頁166。

184 〈蔣介石日記〉，1971年12月23日，box 76，folder 18。

中國代表權問題前後拖延長達22年，可以說是國共內戰的延長。蔣介石長年以來秉持堅拒中共於聯合國之外的立場，只要中共進，中華民國就退，兩者不可能並立於聯合國內。美國曾認為「兩個中國」是最好的解決之道，但不在蔣介石思維的選項中，蔣介石抗拒「兩個中國」固然是涉及立國的根本原則，不容屈就；中共也堅決反對「兩個中國」，沒有妥協的餘地。中華民國能擁有聯合國代表權，有兩個條件，一是中共敵視美國的外交路線，二是美國支持中華民國。一旦中共對美國政策改弦更張，美國亦改變中共進入聯合國的立場，中華民國代表權必不可保。¹⁸⁵1971年造成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關鍵因素在於美國，美國急於和中共關係正常化，促成中共進入聯合國的契機。

即便美國、日本和諸多國家都判斷1971年重要問題案一定會失敗，就如1961年中國代表權由緩議案改為重要問題案交涉的翻版，美國提出重要問題案時，蔣介石力守緩議案；1971年美國提雙重代表案，蔣介石又堅持重要問題案。事實上，1961年外交人員內部研商時，即知重要問題案對中華民國代表權的維護不是永久性的保障，最多就是維持現狀。即中華民國保有聯合國席位，而國際間將中共拒之在外，前提是中共也不願進入。一旦國際環境改變，歡迎中共加入聯合國，中共也願意加入，中華民國的席位就要發生問題。其實美國提案雙重代表權，不是中華民國同意就一定行得通，因為中共反對的立場堅決，即便美國也認為此案必定會失敗。

雖然蔣介石予人的印象是不顧現實，外交信念過於重視信義和道德的重要，執行的是具有使命性的革命外交。堅持原則與堅守信念，是否會阻礙他正確的決斷？陶涵近著有言：「蔣在戰術上是個悲觀主義者，不過從來不放棄。他義無反顧的堅持目標，因此在關鍵時刻是個天真的樂觀主義者。」¹⁸⁶透過日記內容和他的重要指示，體認國際是現實的，不可信賴，無信義、道德可言。他非常關切世界大勢的發展，1970年12月自書「我國與國際關係五十九年之總論」，論析天下大勢和因

185 沈錡認為自尼克森宣布訪問北京，我們在聯合國的地位就完了。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6冊，頁541-542。錢復亦認為即使雙重代表權案通過，我們退出也是遲早的事。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外交風雲動》，頁166-167。薛毓麒也有相同的看法。賴樹明，《走過聯合國的日子—薛毓麒傳》（臺北：希代書版公司，1994年3月），頁185-186。

186 陶涵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下卷（臺北：時報出版社，2010年3月），頁686。

應方針，但無法忘懷反攻大陸的復國使命。蔣介石對國際局勢的掌握過去是相當正確的，尤其是對日抗戰的評估，又1949最困頓時訪菲律賓和韓國，籌組東方反共同盟，都有其先見之明。當尼克森提出和解外交時，蔣介石並非不清楚大勢所趨，但他堅信共產政權必將失敗，尤其當時大陸正在進行文革，他對世局的變化存有一絲期待。

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實與各國邦交有密切關係，中共利用建交要求對方承認其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只要建交成功，中華民國不得不與之斷交，結果不待聯合國大會，中華民國命運已定。中共突破聯合國會內的長期杯葛，從會外切斷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成功從雙邊外交的開展瓦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堅守「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原則下，敵我實力懸殊，隨中共政權統治的鞏固，反攻大陸無望，中華民國手上的籌碼日漸流失，最後勢必被逼迫出局。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多年來被視為蔣介石實行「漢賊不兩立」政策所造成的失敗結果。誠如高朗的分析，「漢賊不兩立」是已生不利的結果，透過一套意識型態，來平撫外交頓挫的沮喪情緒。蔣介石面對外交的困境，不得不強調意志的力量，突破難關。¹⁸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是先決條件，而是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得不的說詞。當得不到基本的尊重，政府是欲留而不可留。當年勸說中華民國不要退出聯合國的，甚至包括敵對陣營的蘇聯代表，然從張羣和佐藤榮作、周書楷和馬康衛的對話，道盡處境的艱辛，外交上事實已被逼到絕路，委屈而無法求全，只有向民眾訴諸精神與道德的力量。

然究竟中華民國當年有無更好的辦法？從日記顯示，蔣介石再三思考的方案，不是如何堅守代表權，而是退出的方式，退出的時間。雖有考慮過退席、不出席而不退會等方案，但都無濟於事。面對中共的外交攻勢，美國的背信，因應之道完全是守勢。認為憲章可以保障聯合國席位，是憲法學者如王世杰等人的主張，實亦徒托空言。

蔣介石的歷史經驗影響他的判斷，他將退出聯合國的重大決策，視同當年思考是否要對日抗戰，同樣重要而困難，都是要對歷史負責的關鍵抉擇。聯合國的去留

187 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1950-1972）》，頁39-40。

問題，他自有定見，還是反復的再三思考。1970年代的臺灣，較之1949年的危殆，歷二十年苦心經營打下的基礎，他有信心可以走自立自主的道路。更重要的是，雖然自己垂垂老矣，但蔣經國可以交付重任，後繼有人。1971年退出聯合國對政局的重要影響，就是激發蔣介石的鬥志，決定連任第五任總統。

從蔣介石的日記，可見他決策1971年中國代表權心路歷程的轉折。初期是樂觀自信而無懷憂喪志，面對險惡的情勢，他處之泰然；現實發展不利後，在道義與利害的權衡，維護尊嚴和屈就現實的關鍵抉擇間備受煎熬；最後是英雄末路、壯志未酬的悲憤。畢竟年事已高，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再有雄心壯志，時不我與，徒呼負負。日記反映蔣介石內心的痛苦決定，但面對如此重大的困境與壓力下，他能愈挫愈勇，心理上自我建設，也賴宗教信仰的支持，永不放棄希望，展現堅強的意志。（責任編輯：何智霖）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蔣介石日記〉（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籌筆/戡亂時期〉

〈特交檔案分類資料-外交：對聯合國外交〉，第20卷

〈特交文電-領袖事功之部：柒、領導革命外交-我與聯合國〉

《蔣經國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忠勤檔案/45聯合國〉

〈忠勤檔案/中美〉

〈忠勤檔案/67中美關係(13)〉

〈忠勤檔案/73中美關係(19)〉

〈忠勤檔案/匪偽外交〉

〈黨政軍文卷/06國家安全與秩序/06國家安全會議開會日期及議程案（2）〉

〈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09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會議報告〉

〈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10聯合國案(1)〉

〈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24蔣經國與駐美主管函電稿（3）〉

〈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51外交－臺灣在聯合國席次關鍵於美國〉

〈黨政軍文卷/05國際情勢與外交/128外交－蔣中正接見美方外交大使談話紀錄〉

《外交部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805/0117，〈許次長交下「外蒙古」卷〉，秘書處檔案。

814/0010，〈總統手令及指示〉，秘書處檔案。

818.3/0005，〈外交會談密卷（代表權案）〉，秘書處檔案。

818.4/0003，〈我在聯合國代表權〉，秘書處檔案。

640/90030，〈二十六屆聯大因應我代表權總卷〉，國組司檔案。

640/90046，〈聯大中國代表權因應策略〉，國組司檔案。

640/90054，〈周部長就聯大中國代表權問題與美、日政要使節談話〉，國組司檔

案。

640/90072，〈中日美會商我代表權問題（第1冊）〉，國組司檔案。

《民間資料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063-01-01-040，〈王叔銘日記〉。

《蔣中正總裁批發檔案》（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宣傳委員會黨史館藏）。

七十年代月刊編，《中美關係檔案編（1940-1976）》。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7年3月。

王正華編，《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中國代表權》。臺北：國史館，2001年12月。

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三卷，下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12月。

張曙光、周建明編譯，《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森外交文獻選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二）日記、回憶錄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8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3月。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6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年12月。

賴樹明，《走過聯合國的日子－薛毓麒傳》。臺北：希代書版公司，1994年3月。

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外交風雲動》。臺北：天下遠見出版社，2005年2月，1版。

聯合報社編譯，《蘇聯特務在臺灣：魏景蒙日記王平檔案》。臺北：聯合報社，1995年6月。

（三）報紙

蔣永敬，〈「從王世杰日記」看當年多方努力全盤皆輸奈何賊立漢不立〉，《聯合報》，2002年2月26日，版15。

黃清龍，〈蔣介石日記秘聞系列16：聯合國席次保衛戰〉，《中國時報》，2008年8月16日，版A23。

（四）專書

《中華民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第二十五屆常會代表團報告書》。臺北：外交部國際組織司，1971年6月。

《中華民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常會代表團報告書》。臺北：外交部國務組織司編印。

包宗和，《美國對華政策之轉折：尼克森時期之決策過程與背景》。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

林博文，《石破天驚的一年》。臺北：時報出版社，2009年5月。

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1950-1972）》。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年4月，初版。

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1971年臺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始末》。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8年8月，BOD1版。

陶涵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下卷。臺北：時報出版社，2010年3月。

（五）期刊、學位論文

王正華，〈蔣介石與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案〉，《國史館館刊》，第19期（2009年3月）。

王國璋，〈中共如何取代我國在聯合國之席位〉，《問題與研究》，第32卷第5期（1993年5月）。

古如君，〈尼克森政府「中國代表權」決策過程之研究〉。臺北：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6月。

呂迅，〈尼克松政府197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之失〉，《國際論壇》，第8卷第6期（2006年11月）。

呂迅，〈美國政府與197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之爭〉，《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1期。

涂成吉，〈一九七一年美國設計聯合國中國雙重代表權之研究〉。臺北：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6月。

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臺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始末〉，《傳記文學》，第89卷第4期（民國95年10月號）。

張紹鐸，〈20世紀70年代初臺灣當局對美「外交」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當代中國史研究》，第16卷第1期（2009年1月）。

張紹鐸，〈美國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1970年11月至1971年10月）〉，《當代中國史研究》，第14卷第6期（2007年11月）。

趙璐，〈尼克松政府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1969-1971〉。河南：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蔡秉修，〈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歷程之研究（1949-1971）〉。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六）外文

張紹鐸，〈国連中国代表権問題をめぐる国際関係，1961-1971〉（東京都国際書院，2007年）。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ume 22: Northeast Asia . Washington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Nixon-Ford Administration vol. 5: United Nations, 1969-1972. 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5.